

一年來東南亞情勢的變化

羅石圃

一九八五年，是東南亞情勢轉變最大的一年，比十年前印支三邦變色以及繼後越軍侵棉導致中共出兵攻越的變化尤有過之。在此一年之中，對此一區域影響最大的美、蘇、中共，都已各自打出了新的牌章，而東南亞國家的內政與外交也都呈現了相應的演變。

(一) 面對棉游基地被佔，中共何以不予應援

高棉戰爭，是東南亞區域的火藥庫，其和戰關係著此一區域所有國家的安危，此不僅是蘇越中共爭奪霸權的焦點，更是考驗美國能否保衛本區域盟邦自由及與中共聯手阻止蘇聯勢力伸展最重要的關頭。前一年高棉抗越聯合陣線在旱季戰局中，已改採反守為攻而頗有斬獲，使三派在棉西的基地相繼擴充，而「東協」又表明將由與越蘇敵對，轉變為中立調人立場。照理，侵棉越軍便不應又將棉西的旱季戰爭升高。然而到了一九八五年初，越軍在棉西的旱季攻勢，即已興起了聲鼓喧天，無論兵力或裝備武器之強大，都超過了往年，以致宋山旗下部隊的基地首先遭到剷除，其後棉共與施亞努嫡系部隊基地，亦相繼陷落。

更值得重視的，為棉西戰局升高期間，正在新加坡訪問的中共「外長」吳學謙，既表明北平必將重新教訓河內；而剛由北平返回棉西的施亞努，更宣稱中共領袖定會踐履在他臨行前所作再攻越北以應援棉西戰局的諾言^①。一般都認為中共的圍魏救趙戰略，勢必在此緊要關頭重施，亦如一九七九年揮軍攻入越北，陷河內於腹背受敵。不料中共陳兵在越北邊陲的廿萬大軍，面對棉人抗越軍所遭到的四面圍攻，並未升高戰火而予以應援。尤其當中共的所謂「國家主席」李先念於訪緬後抵達曼谷之際，正值抗

註① 新加坡《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五、二、七，一版，引美聯社大衛難民營施亞努談話。

越棉人最後基地——大桐，遭到越軍凌厲進攻之時，中共陳兵於越北沿邊的大軍，亦並未採取攻越行動。

中共對棉人抗越軍三派基地的悉被攻陷，根本未採取應援行動，不僅使抗越棉人勢力都因此寒心，也使與它聯手反霸的「東協」國家及美國，看透了中共當權派的所謂再懲河內，只是恫嚇越南的虛聲，因而更加深了反霸陣線的裂痕。其實蘇越升高棉西戰局的意圖，亦即在此。

中共正在大力從事「四化」建設，且不遺餘力以爭取外人投資，在開展貿易方面，強調中國大陸乃擁有十億消費者的龐大市場。在此種情形下，倘與越南重開戰端，不但外資都將裹足不前，中共領導階層亦會重起內訌。一九七九年中共的攻越之戰，未待侵越軍與它同等撤離即自動拖鎗而回，其主因正如陳雲在政治局會議席上所說：對越戰爭所耗戰費不勝負荷，如果不能即早收兵，則辛勤籌措的「四化」建設資金，即將損耗殆盡^②，這也可說是中共在一九八五年無力再挑起對越戰爭的最大原因。

(二) 「東協」對棉戰的和談方案

上（一九八五）年棉人抗越軍在越共旱季攻勢中慘遭敗績，雖然北平、曼谷和棉游都同聲指出：在基地放棄後，棉游所有部隊都分散到敵後，採分進合擊化整為零戰術，已嚴厲打擊敵人；但在實際上，反擊越蘇陣線上的裂痕業已擴大加深。就抗越棉人三派聯合陣線而言，施亞努指控棉共殺害其部屬四十餘人，並稱將辭去三邊聯合政府主席的職位。在此以前，河內曾爭取他掉頭領導金邊政權。他如宋山在五月間突然宣佈放棄軍事指揮權——將「人民民族解陣」總司令的職位，交由其副手沙蘇薩將軍，其本人只擔任該陣線主席及聯合政府總理，亦顯示此與旱季戰爭中基地淪陷有關^③。

此外，大馬曾呼籲棉人抗越勢力必須避免分裂，且指出親北平的棉共在三派中兵力最強，更不可採取分裂而毫無意義的行動。由此可見棉共是形成三派分裂的罪魁，而北平更須盡力予以約制，繼後棉共強人波布於九月間，自動宣佈下臺，將軍事指揮權界予前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的宋成^④。此一出於中共對棉共施加壓力而形成的結果，不僅旨在避免抗越棉人三派的分裂，及彌補「東協」與中共聯手反霸陣線的裂痕，更是爲了堵塞河內自高棉撤軍的口實。蓋阮基石曾於七月初在紐約對記者表明：越軍撤離高棉有兩大前提，即波布必須下臺及中共和泰國停止對棉人抗越軍的支援。可見波布宣佈退休，實含有促使河內自高棉撤軍的深長

註② 八從三角關係看中越共之戰，本刊，十八卷，第七期，拙著。

註③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五、五、十五，二版，引合衆社曼谷電。

註④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五、九、三，一版。

意義。

「東協」鑒於中共對高棉之戰既沒有再採「圍魏救趙」戰略以迫使越軍撤離棉境，而棉游三派又因基地被越軍攻佔而自亂陣腳，便唯有謀求政治解決之一途。不過大馬所擬定的讓高棉聯合抗越勢力與金邊亨桑林政權對話的方案，在泰國、中共 and 美國看來，頗有承認金邊政府之嫌；於是另由曼谷徵得北平的同意，將大馬所提方案，修改為以越南為談判主要對手，而由金邊代表參加河內代表團。當「東協」六國外長於七月中假吉隆坡舉行十八屆年會時，便決定接納泰國修改的間接談判方案，並列入會議的聯合聲明。棉人抗越聯合政府，亦表明願接納此項間接談判安排^⑤。

(三) 河內已接納華府的建交前提之一

越南的侵棉之戰已整整六年，八五年且將旱季攻勢擴大升高，攻佔棉游三派主要基地，且不惜逾雷池侵入泰境，與泰軍展開陸空之戰。一般多認為越軍攻勢雖猛，實則係為和談鋪路，俾便以政治解決而拔出泥足。依照一九六二年寮國停戰的先例，將來敵對各派部隊如果就地停火，棉游各派於喪失基地後在停火時便沒有勢力範圍，何況美國及其「東協」盟邦又因中共不能進軍越北應援棉游而造成反霸陣線的裂痕更加擴大，甚至分道揚鑣。誰知事與願違，「東協」六國對高棉問題的解決，雖有大馬與印尼對新加坡和泰國的分歧^⑥，但在十八屆年會中，居然能存異求同，一致決定採納間接會談的方案。至於新泰要求華府支援棉游以加強對越壓力，及印馬主張美越建交，華府又都加以採納。

華府決定以五百萬美元支助非共棉人抗越勢力，即已適合了新泰兩國的要求；繼後又接納印尼與大馬的安排，派遣代表團到河內，與越方商定了全面尋找越戰期間失踪的美軍，越方除送還大批美軍屍骨而外，且讓美方派遣技術團在越南各地挖掘美軍屍骸，並切力予以協助。雷根總統對印尼斡旋美越建交時曾表明：華府與河內建交有兩項前提：(1)越軍必須全部撤離高棉；(2)河內須讓美方在越尋找越戰期間失踪美軍的下落^⑦。越南既已履行了兩項前提之一，至於剩下來的另一前提——侵棉越軍的撤離，印尼外長莫達則曾自告奮勇，願代表「東協」與河內進行談商。亞西安成員國之中，印尼與越南關係相當親近，雙方冠蓋往來頻繁

註⑤ 入間接會談東問題，一九八五、八、廿一，〈星島日報〉，廿三版，世說欄、時耕撰，及〈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七、十五，二版，余文鎮撰入解決東問題有利因素。

註⑥ 八「東協」對高棉問題兩個立場，臺北〈中國時報〉，一九八五、七、十二，「國際瞭望」欄，一版。

註⑦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五、六、八，二版，引載該報特約〈紐約時報〉美國伯明翰專電。

，大馬亦與印尼同有促使河內擺脫克宮控制，以阻止中共勢力在此區域伸展的用心。就上年而言：印尼除邀請越南國防部長文進勇到訪而外，並於「東協」年會後，復邀越外長阮基石赴印尼，與蘇哈托總統及外長莫達，就「東協」所擬訂的政治解決高棉爭端方案，進行長時間的會談，但雙方立場仍大有分歧^⑧。

一般多認為阮基石向印尼所提解決高棉問題的五點方案，係以排除波布及其集團和防止中共再以高棉為圍堵越南基地為重點。但波布既已退休，棉共復曾表明不參加恢復領土主權後的高棉政府，而中共亦聲稱願承認高棉將來的非社會主義政府；河內對此竟然無動於衷，乃因另有苦不能言的隱情。

(四) 波布退休對高棉的影響

越棉的世讎，早已深入民心——尤其棉人無不視越南為侵略者。一九七九年，越軍大舉侵棉，棉人知識份子中有若干人甘於事讎參加金邊傀儡政權，乃為藉越軍逃脫波布殘暴統治的屠刀；一般棉人對侵棉越人臣服的原因，也是如此。所以越軍在棉，得以弔民伐罪姿態傳檄安民。亨桑林原為棉共政權的地區司令兼黨書記，其所以投越，則是為了反對波布與英薩利裙帶集團的專橫，且因其所率的棉共部隊在棉越邊陲苦戰無援，遂投入越軍陣營而不惜引狼入室；迨其登上金邊政權首座後，雖受制於河內螟蛉的賓索萬，亦無可奈何^⑨。

然而，賓索萬由於撇開河內，直接與莫斯科訂結軍經援協定，致其黨總書記及總理職位均被河內削除，結果讓亨桑林黨政軍權集於一身，顯示亨某得掌金邊實權，仍得力於克宮的扶持，而越蘇對金邊領導權的爭奪亦已化暗為明。棉共於波布退休後，表明願邀亨桑林參加聯合政府，使由三邊聯合而變為四邊聯合，共同執掌高棉恢復領土主權後的政權，這又犯了河內的大忌。

首先是亨桑林的反叛棉共，只是由於波布與英薩利裙帶集團的專橫。此一集團隨波布退休而失勢後，接替掌權的宋成及其集團，與亨桑林所屬很容易接近。如果在越軍撤離棉境後，讓亨桑林加入棉人聯合政府，便無異驅使亨桑林回到棉共集團，縱使其不致成爲中共的附庸而與河內爲敵，也必將藉蘇聯的支持而擺脫河內的控制，更何況高棉恢復領土主權後倘不再實行社會主義，則在民主自由政制下，即將成爲美國盟邦，而使越南的控制力量全部消失。河內雖急於促使華府與它建交，旨在企圖引入美國勢力以平衡蘇聯，走羅、南的獨立外交路線，但斷不能容許臥榻之側的高棉，成爲外國勢力包圍它的基地。

註⑧ 美聯、法新社耶加達電，引載莫達外長談話——指出阮基石對解決東問題的五點建議。

註⑨ 入當前越南在高棉的處境V，本刊，廿卷，第十一期，拙著。

一年以來，「東協」爲了政治解決高棉問題，在擬訂和談方案時，可謂煞費苦心。先由印馬倡議的高棉敵對雙方對話，修改爲間接會談，在遭到河內拒絕後，又由施亞努提出以鷄尾酒會方式，讓高棉所有各派的代表，集於一堂，從事非正式的對話，商討高棉前途，並可擴大爲邀請有關國家代表參加。大馬對此雖表贊同，印尼且願意出面主持，但由於河內沒有反應，也告落空。棉共對越南所提五點撤軍方案，雖一再讓步——包括波布自動退休，並沒有換得河內的反應；但在「聯合國」大會中，限定越軍必須全部撤離高棉一案，已獲得了七年來最高的一百十四票贊成^⑩。

(五) 北平向「東協」伸展的經貿路線既廣且深

「東協」與中共聯手反霸陣線，原已出現裂痕，且因中共未能實踐其再教訓越南的承諾而更難彌縫。不過此一期間，北平另向「亞西安」伸出了一條經貿戰線，造成此一區域各國開拓中國大陸龐大市場的熱潮。由於工商企業界沉醉於加強或重開與中共的直接貿易以及投資設廠，各國政府都不能不接納北平開拓經貿關係的要求；連堅持不與中共直接貿易的印尼，亦只有隨波逐流，派遣龐大的商務代表團訪問中共，商洽直接貿易及雙方輸出入貨品等有關問題。

中共向「東協」國家伸展的經貿路線，乃以新加坡爲中心，不像反霸陣線之以泰國爲馬首，就上年而言：中共外長吳學謙於一九八五年元月廿六日抵新之時，正值高棉抗越三派勢力基地，面臨越軍四面圍攻的緊急關頭，一般多預料他此次訪新之行，是爲了與新方領袖商洽如何支援棉人抗越勢力，俾使抵禦越軍旱季攻勢，不料吳某在機場告訴記者，表明他此次訪新的主要任務，在學習新加坡的經建經驗，並稱中共正在將對外開放政策付諸實行，而新方近年來在這方面已有了輝煌成就，大可作爲中共現代化建設的師承^⑪。

吳某在訪新的八天行程之中，無論與新加坡領袖商談的主題或其參觀訪問的對象，都與開拓貿易及吸取資金技術有關。且被稱爲新加坡經建功臣的前副總理吳慶瑞，亦已應北平之聘，擔任工業特區顧問。吳某此次訪新，實已進一步造成了新加坡工商業界開拓中國大陸市場的熱潮，使建築及旅遊業者紛紛組團前往北平接洽設廠投資，銀行界亦相隨而向中國大陸進軍。繼於二月，新方與北平簽訂航空協定，使雙方都可有定期的班機往來，也使中共與「東協」國家的空航路線，繼菲、泰之後，又開闢了第三

註⑩ 聯合國路透社電，刊載於《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五、十一、七，一版，及十一、廿七《星島日報》，二版。

註⑪ 人當前中共對「東協」國家的外策及其由來，本刊，第廿四卷，第九期，拙著。

註⑫ 同註⑩。

條^⑫。

更重要的，爲吳學謙藉此次訪新之便，與印尼工商團代表初簽了雙方直接貿易協定草約。至七月廿七日，印尼工商代表百人組團訪問中共，耶加達已允解凍中斷了十八年的對中國大陸直接貿易。至十一月十二日，又有七十人的印尼工商代表團，赴北平參加中共舉行的「亞太區貿易博覽會」^⑬，這些都是由吳學謙一月間訪新而開其端。

大馬與新加坡工商界關係密切，尤其是在大馬從事工商企業者，多屬華人，與以華人爲主的新加坡企業界榮枯與共，且大都有分支機構分設於兩國。近年來由於世界經濟景氣低迷，影響所及，馬新兩國工商界都一致急於謀求開拓海外市场，對擁有十億人口的中國大陸，尤爲嚮往，以致兩國工商界即在年初決定聯袂向中國大陸開拓貿易及投注技術資金^⑭。繼後大馬總理馬哈迪於十一月廿日率領兩百人的工商代表團訪問北平，正是鑒於國內工商界沉醉於開拓中國大陸龐大市場，不得不有此訪問。從代表團人數之多，即可概見^⑮。

吳學謙於四月間赴印尼參加「亞非會議」卅週年紀念前，曾經過菲律賓賓及泰國，也都是爲了開拓貿易，言定將使下一年度貿易增加一倍。由此可見中共對「東協」國家的經貿陣線，除汶萊而外，已伸展至其餘五國，既廣且深。

(六) 「亞西安」國家何以興起開拓中國大陸市場熱潮

「東協」原始成員國五國明知中共與各國共黨仍保持政治道義關係，而各國共黨叛亂活動，亦未完全平息，何以敢於與中國大陸開拓貿易而無懼於北平的「革命」輸出？根本原因，在於各國經濟成長率下降，以及工商業不斷倒閉而形成失業率迅速增高，使各國不得不寄望於對中國大陸擴展貿易及設廠投資。

就新加坡而言：其對美國的出口，一九八四年增長百分之廿三，至一九八五年頭七個月，只增長了百分之四點六，而新加坡經濟去（一九八五）年上半年的成長率，已從前年的百分之九點七，下降到百分之零點六，繼後又降爲負百分之二。大馬前年上半年的出口，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去年同期，降到百分之二點七，估計下半年的出口，將因原料價格疲軟和美國電子工業不景氣的影響，比上半年更會降低，前年大馬的經濟增長率百分之七點三，去年預估將下降到百分之五上下。

註^⑬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五、七、廿八、及十一、十三，一版及三版。

註^⑭ 同註^⑬。

註^⑮ 《星島日報》，一九八五、十一、廿四，二版，引據路透社北京電。

印尼的外匯收入，有百分之七十依賴出口天然氣和石油，由於此兩項產品出口上年頭五個月下降了百分之十四。總出口亦下降了百分之八，依照印尼私營企業方面估計：上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將從前年的百分之五點二，下降到百分之二、三之間。泰國的經濟增長率亦在下降，從六十年代初期到八十年代初，泰國經濟的平均年成長率為百分之七，其後雖曾下降到百分之五上下，但據泰國中央銀行估計，上年的增長率，有降到百分之四點八的可能，今年將更低。

菲律賓的經濟情況更為困難，國民生產總值，已連續兩年下降，前年下降了百分之五點六，估計去年還將下降百分之二至三。去年上半年，菲國出口總額比前年下降了百分之十一——其中電子產品、礦產品、糖和椰子產品，下降得更為嚴重，「東協」六會員國中，除石油王國汶萊而外，其餘五國的經濟發展，無不是仰賴美國的經技支援，其工業產品，也是以美國為主要市場，所以美國的經濟不景氣，乃為各國經濟低迷的主因。是以美國國會為了保護本國的工業，最近通過了限制紡織品及鞋類等輸美法案。「東協」國家首先掀起了反對的呼聲及反美風潮^⑩。

中共趁此時機，宣佈開放沿海城市，爭取外人投資設廠，在華人最多且一向掌握了工商企業的「東協」國家，自然趨之若鶩。各國當軸亦不能不接納他們與中國大陸擴大貿易等要求，或讓他們組團往訪北平，或由當軸親自率團往訪，與北平商討有關貿易開拓問題。基於中共一向是將「革命」隨同商品外輸，由它哺育支援而來的各國共黨，是否會因與中國大陸的商業往來頻繁，而加強活動？實在值得各國當軸慎重考慮，何況沒收外商資財，使投資設廠的外商掃地出門，前車可鑑。這便是李光耀與馬哈迪不惜親赴北平與中共當權者，商定保證投資等協定的來由。不過李氏曾在廈門的講演時指出，新商對在閩投資設廠，雖基於對祖居地懷有深情，但商人以賺錢為首要，到無利可圖時，便會揚長而去，這無異警告中共：斷不能使外商投資沒有賺頭。李氏在返回新加坡後又稱，中共是「革命」第一，無論某一工作對它如何需要，只要發現抵觸了「革命」，便會斷然放棄，此又是警告新商，向中國大陸貿易投資，切須注意遭到被迫掃地出門的危機^⑪。

(七) 蘇聯對「東協」國家亦乘機而來

蘇聯面對「東協」國家開拓中國大陸市場的熱潮，亦認為此乃它藉開拓貿易爭取各國友誼的時機，所以也先後派遣了議員代表團、副總理及副外長、亞東司長等先後訪問了「亞西安」國家。十月下旬，最高蘇維埃副主席奧摩和商業部長伊凡蒂諾率團抵

註⑩ 《大公報》，一九八五、十、廿三，二版。

註⑪ 《李光耀總理的忠告》，印尼《羅盤報》社評，一九八五、十、二，《南洋、星洲聯合早報》，譯載，十四版。

泰時，表明蘇聯對泰國的紡織品頗有興趣^⑮。此時正值美國準備立法限制紡織品輸美，使輸美以紡織品爲主的泰國出口貿易面臨危機。蘇聯代表團此一表明的用心，可謂盡人皆知。不過曼谷已發現蘇聯以獎學金秘密吸收泰國學生赴蘇留學，而九月九日的流產政變，又有泰共親蘇派前學生領袖參加，以致對蘇聯願購其紡織品並不熱衷^⑯。

至十一月上旬，蘇聯副總理萊也波夫訪問大馬五天，除與馬總理討論棉戰及印支問題的解決途徑而外，且向大馬建議，讓蘇聯參加大馬的工業建設計劃，及謀求兩國貿易額的增加，惟馬方並未表明接納，在此以前的十月下旬^⑰，萊也波夫已訪問過印尼。這位副總理，是印尼「九卅」政變後，蘇聯訪印的最高級官員，所以耶加達非常重視，印尼近年來十分注重外貿開展，尤其注重非石油產品市場的開拓，其對象包括共產國家。蘇哈托總統曾於九月間爲此出國訪問，雖並沒有到聯蘇，但曾到羅馬尼亞及匈牙利。所以一般認爲萊也波夫訪印尼，也是以商討開拓兩國貿易爲主題。

印尼深悉印共親蘇派在克宮支持下，顛覆活動相當囂張，其領導份子又有兩百餘人留居在東歐與莫斯科。上年八月印尼國會代表團訪蘇，曾向克宮要求禁止印共在蘇活動，但迄未歛跡，以致蘇聯副總理與印尼當局除談商擴大貿易而外，未能就蘇方建議在印尼建造醫院，達成協議^⑱。再者，印尼上年四月間舉行的紀念萬隆「亞非會議」卅週年，其所以不惜花費鉅資邀請到八十餘國代表參加，固然是爲了表示今日蘇哈托政府在國際間的聲望，比卅年前尤有過之；但當初萬隆會議舉行之時，印尼曾是聯合發起國，一致認定蘇聯並非亞非國家，而將其代表摒於會外^⑲，則顯示耶加達具有警告克宮不得助長印共親蘇派滲透回教極端份子搗亂之意。

新加坡對蘇俄關係如何？這由新外長在出席「萬隆會議」卅週年紀念大會時，主張在聯合聲明中，強調蘇聯是最大的殖民主義者^⑳，即可知其大端。上年一年，蘇聯在「東協」成員之中影響力升高的，乃爲菲律賓。由於馬可仕政府與美國發生齟齬以及非人攻擊美國對馬可仕政府助桀爲虐，蘇聯從而推波助瀾，讓非政府對美國玩蘇聯牌，並且頒予馬可仕獎章，邀伊美黨以非第一夫人身份訪蘇，談妥了蘇聯以機械交換非農產品。而在另一方面，蘇聯又趁非國社會及金融混亂，輾轉支援非共叛亂，不但造成

註^⑮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五、十、廿四，廿九版，引據法新社曼谷電。

註^⑯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五、十、十，及十一、八，廿一版、及二版。

註^⑰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五、十一、六，十七版。

註^⑱ 耶加達美聯社一九八五、十、卅電，刊於《南聯報》十一、卅一，二版。

註^⑲ 入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本刊，四卷，六期，黎世芬著。

註^⑳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五、四、廿二，一版，引載新外長丹那巴南的話。

華府對非政策的更多困擾，也打擊了北平在非勢力的伸張^②。

(八) 結 論

回顧一九八五年的東南亞，侵棉越軍在第六年的旱季攻勢擴大升高，雖已將抗越棉人各派軍事基地，掃穴犁庭，但依然未能遏阻棉游的抗越活動；且在外交戰線上，造成「聯大」支持促使外軍全部撤出的議案，票數比往年更多。自上年底開始，侵棉越軍即在棉西部署重兵準備再大舉攻擊棉游，然而因棉游基地既已喪失，越軍的攻勢便只有侵入泰境攻擊棉人難民營，此既犯了國際間的大忌，且在遭到泰軍反撲時，使越軍漫長的補給線更有被棉游節節切斷的可能，蘇聯之所以約制侵棉越軍不能逾越泰國雷池，原因在此。

高棉爭端既無法靠戰爭解決，便只有付諸和談，「東協」已改採為調人立場，華府亦接納了印尼的斡旋，在與越建交的兩大前提之下——越軍全部撤離高棉；及協助尋找失蹤的美軍下落，河內既已欣然接受了其中之一，對剩下的一項，又已表明須等到一九九〇年，可見河內對於和談已具有相當彈性，惟仍需印尼及「東協」國家繼續努力。上年越軍在棉西加強旱季攻勢，顯然含有破壞中共與「東協」聯手反霸陣線的用心；而北平向「東協」伸展的經貿路線，一年來雖有相當的成效，但難彌補反霸陣線上出現的裂痕。九月九日的泰國軍事政變，係由少壯派軍人所發動，彼等在兩年前曾責難政府不該在棉戰中惹火上身，普瑞姆政府之所以讓政變要角於叛亂收平後出國逃亡，並對政變內幕密而不宣，便是由於不敢讓叛變軍人，將其反對蘇越中共之爭，以棉泰邊陲而不以中越邊境為主戰場的供詞，公諸於世，不過此種掩蓋，並無補於反霸陣線的裂痕^③。

至於中共向「東協」伸展的經貿路線，將來的前途如何？其實「東協」各國領袖無不了解中共企圖以各國共黨為其代理人而在此一地區伸展勢力。為了平衡中共的經貿攻勢，也為了防止中共的顛覆陰謀，「東協」國家便只有加強與我中華民國的實質關係，如上年十月間，大馬歡迎我投資兩億美元，合作生產石化工業原料，同時，我與印尼又簽訂了為期卅年的投資開採煤礦合約，並加強原有的經濟合作。我與新加坡及泰國的經貿關係亦均在增進之中。預料進入一九八六年，我與「東協」各國的實質關係將會獲得更大的拓展和更多的成效。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特約研究員)

註^② 臺北《聯合報》，一九八五、十一、一，四版。

註^③ 泰國政變及其流產因素探微，臺北《中央日報》，一九八五、九、十一，五版。